



护城河边的秋色

□ 侯建臣



图/董文

“欸”的一声，一朵花开了。是白色的。
“欸”的一声，又一朵花开了。是粉色的。
……

却都不是突然开了的，原来是早已经开了。

站在护城河边上，长水荡漾，映着蓝、映着绿，一大片白云是耐不住天上的孤单了，由那抬头一眼望不到底的高远的蓝里，一下子就跃到这水之上了。

荷花原是早已开了的，从远处看，却是感觉那花正在开着，在你一闭眼一睁眼之间，一朵就开了，然后又一朵也开了。似是谁变着一个精彩的魔术。那荷叶早就从水里探出头来了，它们是性子最急的，它们像是一个一个的欲望，一开始埋在水里，慢慢就开始钻出水面了。先是一片，接着是又一片，然后所有的都争先恐后地钻出来了。它们把自己摊开了，展展地铺在水上，似要流走，却是一晃一晃，一直没有流走，倒是把站在河边一直盯着它们的风的心揪着了。

那却是刚刚开始，它们一直长着，在与春风的嬉戏中、在与夏雨的拥抱中，它们一不小心就站成了这河面上一群一伙的汉子。是的，在它们的身子中间，在它们撑开的大伞下，一朵花开了，一朵一朵花开了。

那白色的，雅气尽透，思着想着什么的样子；那粉色的，娇艳热闹，像是性格开朗的女子，一伸手一投足少女的心思就都泄露出来了。于是，那古诗也出来凑热闹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其实又何止江南。人人只说江南好，却不知在塞北，也是：荷叶田田，荷花尽绽，这叶绿花红，更皆那云影次第，直累得游戏的鱼儿，气都喘得差了道儿。

果树也没有闲着，在枝头之上，跃上跃下的果子们，一半脸蛋红着，一半脸蛋绿着，是典型的“二花脸”。跟北方的孩子们一样，它们活跃调皮，一忽儿眺望河里，看那荷花争艳，看那金鱼戏水；一忽儿又开始跳跃，拥拥挤挤，恨不得都站在那枝头的最上边。连那枝头都有点撑不住的样子了，似乎会在突然之间就齐齐地折掉。但“二花脸”们不管这些，它们打闹调笑的声音，让那一红一白、或者若干红红白白的荷花们都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它们了。

“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这里的芦苇并无野趣，它们总是显得有点清高的，它们虽然一拥一伙地站在一起，却有子

然独立之感。它们的头高扬着，似是不屑这周围的一切，不屑这人世间的一切。它们的状态一直是要去远方的样子，因为去不了远方，那水中的倒影便成了它们的远方。站在月明之夜，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它们说话的声音，它们不是相互说话，而是只说给它们的影子。那是它们对于远方唯一的寄托。这个时候，白天嬉戏游荡的鸭子都已钻到什么地方沉入梦乡，偶有一只孤单地浮在水上，也便成了这芦苇们唯一的知音。

柳树是最安静的，它们是古城边上最古典的诗句。它们从厚朴的古风里走出来，从典雅的唐诗宋词里走出来，从一唱三叹的元曲里走出来。它们婆娑的身姿，是被这充实的秋天醉了，还是要让这秋天沉醉？它们如烟的丝条，是要深入大地，还是要在突然之间一转而上，把秋天的消息传递到深蓝的天际里去？

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不是，那依依的柳树，更像是为了告别的存在。它们依在这古老的城墙边上，等待着，等待着，当春风悄悄地揪一下它的头发，相聚的时刻就开始了，荷叶荷花从水里来了，“二花脸”们不知道从哪里跃上了苹果枝头。当然了，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也来相聚了，比

如串串红、美人蕉，比如龙爪槐、金钱榆……它们都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聚在一起，用自己的声音，把秋天拥满。

柳树最懂得告别的滋味，所以它们更加珍惜这美好的时刻，它们朝着护城河里的一切点着头，朝着护城河边上的一切点着头。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它们会一首首把那些古典的诗词在心底一遍一遍地吟诵出来，以便让这美景延续。

“泼空来雨声，滚地也雷鸣。须臾云散晚天晴，看秋光倒影。断虹斜插珊瑚柄，斜阳倒挂轩辕镜，残霞乱摆锦帷屏。助西楼画景。”若是一场秋雨骤至，便又是另一番景象，水上点点坑，更有“哗哗”声，雀儿、蝶儿都没了踪影。雨过之后，那断虹斜插、斜阳倒挂，偶有风吹过水，波光中，那断虹那斜阳一下子便乱了，也散了。

而最是那城墙，最是那城墙上的楼阁，也把自己的影子探入水中，时间久了竟不知道哪个是现实中的影子，哪个是影子里的现实了。



大侯说大同

“梦游”守口堡

去阳高采风时，大家一路谈笑，一路欢歌，很快就到了长城乡的镇边堡。

堡里有一条街，两边商铺林立，都是青砖灰瓦木结构。屋檐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迎接每一位游客。等踏进守口堡，大家都被惊艳到了。我们犹如置身梦境，简直难以置信，夜景中的守口堡在高科技的各色灯光装扮下如此绚丽多姿。脸上绽放着笑容的村民们踩着锣鼓点扭着秧歌，身着工作服的保安们笑吟吟地和熟悉的游客们打招呼。采风队伍兵分两路，持票依次从入口进入了灯的世界、歌的海洋、花草树的游乐园，简直难以用言语描绘，这样的美景我们就借用摄影爱好者拍下的照片发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们。

进到里头，才见不倒翁女模漂亮地舒展着优美的舞姿，吸引着众多来访者驻足。村里的树上犹如挂满了一条条的珍珠，两边儿的草木在灯光装扮下，变成了锦簇的花团，石头里嵌着音箱播放着震荡人心的歌曲，让我们的心同频共振，灯，还是灯，灯光的影射，产生了缭绕的烟雾，我们仿佛进入了天上的仙境。曾经的鼓角争鸣、战马嘶叫、将士挥戈奔驰恢宏地投映在沧桑巨石上和墙壁上，那是神奇的3D光电形成的宽大动画屏幕。明代的长城是国境重要的关口，守口堡是屯兵之所，今天的一幕幕是历史的回顾、国力的展现、人民安康的再现。

后来我们踩着一块块石板拾级而上，登上最高处，在凉亭上倚栏而望，我们把各种美景尽收眼底，我不谙鼓点却大胆敲响了那面神奇的战鼓，在我的敲打下，屏幕上的将士们金戈铁马疾驰着，这一下，倒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古朴厚重的守口堡在文化元素的点燃下，有了新的生命力，它是我们阳高县的一个梦，我们因梦而美丽，因梦而腾飞，有了梦，我们有了奋斗的动力。张满玲



话说兰池书馆

大同古城内大西街北侧的兰池街，解放前至上世纪50年代末曾是大同最热闹的集市贸易场所，也是曲艺活动的集中地。因为这里居民多，跑买卖的也多。书场周围少不了卖吃的卖喝的，还有茶馆儿、小人书铺这样的小买卖，热闹的集市贸易场所为兰池街成为曲艺活动的集中地创造了条件。

旧时大同的曲艺艺人，有露天说书的，但很少，大多是找一间比较宽敞些的房屋。兰池这儿茶馆有七、八家，各家茶馆同时又都是说书馆。书场借用茶馆为的是场所幽静，书客便当，听客舒适。

当时，这里迎门垒起个尺把高的砖台，站在上头面对着听书人。一把扇子、一张小方桌和一块醒木就是说书者的全部道具。凭它可演出无人的旷野和千军万马的战场来。当然，演唱西河大鼓的又配以鼓板道具，也可运用特长吸引书迷。

书馆的门前，总是挂着个木头牌子，上面横着一行写着说书人的姓名，下面竖着大字写上评书或西河大鼓书的名称。

书目大都是长篇的，有极强的连贯情节，往往是一讲就要半个月，如《说唐》《三国志》《封神演义》《杨家将》《水浒》等，再加上说书艺人的添彩活儿、卖关子，听来十分引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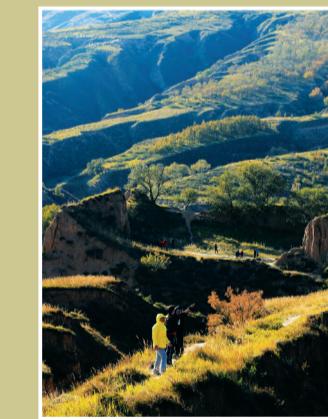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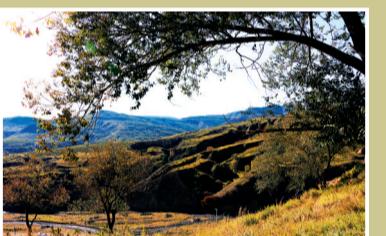
胜。当时名噪一时的评书演员有柴大虎、苏庆玉、张镇乾等人，西河大鼓演员有康德祥（人称二康）、席玉亭、康巧玲等。

当年，听书人除非有极特殊的原因，要不然每每都是风雨无阻，天天准时到场。在早，听书人多是托鸟笼的主儿，有钱也有的是闲功夫，往书场里一泡就是半天。为了迎合市井俗人，说书人往往也会在神魔、剑侠故事里掺上不少狎邪的玩意儿，书曲演员也常常被不良之徒取乐打哈哈。不过，因为来听评书和鼓曲的大多是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当然服务必须周到细心，付出的劳动多，票价又不宜太高，这样就吸引了不少老书迷成为常客，他们坐在摆开的长条凳上乐不可滋，时常是座无虚席。

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书场活动频繁，60年代以后，因书馆赚钱不多，又很辛苦，故此没落下去，兰池书馆日渐暗淡，书场活动也逐渐有所转移，只有少数几家开设在火车站附近。

往事如烟，但当年说书艺人的辛酸苦辣让老大同忆起，真是感叹良多！现如今距旧时兰池书馆原址往西不远处的大同潘家园外围的云海曲艺社里，频传大同方言数来宝的佳音，成为大同市的文化名片，大同人闲暇时倒是又多了一处休闲之地，可喜可贺。

刘印军



秋光

萍儿、兰子 摄